

宋孝先

官校五十一期畢業四十年同學會紀實

今年是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正是我們官校五十一期同學畢業四十周年。在今年四月初，同學會會長陳德倫即召集各地區同學代表在臺北市某家大飯店共同籌劃畢業四十年的同學會。經大家交換意見後，結論有二：其一，是山東青島行，其二是回官校及幼校的懷舊之旅。前者是因為會長在山東青島事業有成，想藉此招待當年有志一同投效軍旅的同學們，凡報名參加的人，除了機票及交通車外，其餘吃住均由會長招待，真不可謂不厚；後者則是來個飲水思源，今天大家都事業有成，實在是不能不感念母校栽培之恩，雖然當年教我育我的師長們都已人去樓空，但是熟悉的環境還是可以給我們一點孺慕之情。尤其是空軍幼校的校址，當年自空幼二十四期以後，已併到中正預校，留下的舊校址先是提供防警部做為訓練之所，後來則完全提供做為開闢「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之用，且大致已成型。

在選定同學會的日期方面，則受到今年九月十日空軍幼校成立七十周年的擴大紀念活動影響，所以我們同學會的日期，分別順延到十月和十一月。十月的山東青島行，本人因有

九月的丁憂，所以不便參加，因此山東青島行未能親身體會與記錄，故略過不提，僅記載返回官校及幼校懷舊之旅的點點滴滴。

十一月十三日清晨，臺北的天空飄著細雨，氣溫不冷也不熱，多穿一件也不熱，少穿一件也不冷。七點過

後，臺北火車站的東三門早已萬頭鑽動，人聲鼎沸，這天要出遊的各個團體負責人都舉起單位的小旗子，到處招呼自己的人馬。我不到七點就已到了東三門，舉目望去都是一群群年輕小伙子的身影，我的兩個眼睛就像探照燈一樣，到處搜尋熟悉的身影。許是年紀大了，已不復當年的空勤眼了？還是同學們因天空飄雨，所以都晚一點出門。忽然間，聽到有人從背後



51期同學會大合照

大聲叫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張宇文夫婦早已站在屋簷下東張西望。我們決定站在一起，目標大一點，果不期然，不一會兒，同學們陸續續續來了。有些同學畢業後四十年都未曾謀面，有些發福了，乍一見面，還不容易認出誰是誰來呢！後來有同學來招呼，東三門靠右邊那兒，也有一群同學到了，我們全部過去集合，在車輛還沒到之前，大伙兒先敘敘舊情。在駱宗國同學（副會長）清點人數後，很難得的是，有兩位同學是遠從國外趕回來的，一個是從洛杉磯回來的楊蓉昌，另一個是從紐西蘭回來的劉春平，在飄著雨的臺北天空，更讓人感到風雨故人來呀！

七點半過後，北部地區的同學到齊了，我們首途往南臺灣岡山——我們的母校出發。沿途經過桃園南崁、中壢、新竹、臺中各交流道，接各地參加同學會的同學上車，在一波一波上車的同學中，最難得的是看到前幾年中風的鄧榮旭同學，杵個拐杖由李齊德同學照顧上車。雖然鄧同學行動有點不方便，但是他還是堅持來跟同學見面，所有的同學都感動的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我們這一行，從早上七點半出發，行行復行行，交流道上上又下下，加上假日有點塞車，一直到下午快四點才抵達我們闊別已久的母校。在軍史館前，南部的同學早已等在那兒歡迎我們這一批從北部姍姍來遲的同學了。

大伙兒雖然多年不見，許多舊情待敘，但因為行程已晚，所以稍事休息後，就趕緊到會議中心集合聽取同學會會長陳德倫的會務報告，並重選新的會長。會務報告最重要的是律定會長的任期，因為德倫兄表現良好，頗富眾望，連選連任後，已經服務同學有十年了。此次改成一任三年，連選僅能連任一次，下任的會



2010再訪凱旋門

長由劉翼天同學高票當選，副會長南北各一，由平日最具服務熱忱的趙平苑和駱宗國當選。會務報告後，楊蓉昌舉手發言，替此次不能回國參加同學會的林勤經同學（科羅拉多大學的助理教授）帶來訊息及問候，請同學中有黃帝稱號的「YY」來代為宣達。茲將全文轉摘如下：

I transferred to teach in UCCS—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Colorado Springs now, starting from this semester, and all the trees I cultivated were sent to Jack Lin before I came here.

Yes, Please write a greeting message or me when you go to Taiwan saying: “If you go to Colorado Springs, Lin will take you to go skiing and see the beautiful chapel in the USAF Academy. But, on the way back to Taiwan, do

not forget to drop by Los Angeles, because Little Yang (楊蓉昌) will take you to enjoy a crab feast and watch a legal “totally nude show” ...

報告之後，同學們莫不以熱情的掌聲，來回報這道飄洋過海而來的問候。

開完會後，本來想在軍史館前來張畢業四十年後的大合照，奈何南部的天空也是雨紛紛飛落個不停。所以臨時選在室內軍機展示廳的前面，以一架野馬式的P-51為背景，留下畢業四十年後的「倩影」。惟鏡頭下出現幾個很難得且值得一書的花絮人物，一個是同學彭鵬飛帶他高大俊挺的兒子一起來參加同學會，另外是何志強夫婦帶著年僅四歲的小孫子，雖然是小男孩，但大大的眼睛、翹翹的睫毛，挺可愛的。因此，有同學大聲呼籲，下次的同學會請大家踴躍攜家帶小來參加，讓我們的下一代，也能藉著同學會的橋樑相互聯誼。

拍完照後，夜幕慢慢低垂，但是我們此行的重頭戲才準備展開，那就是寬橋校區的巡禮。車輛緩緩駛入校區，進入大門前即讓同學們有極大的震撼，原來老的、熟悉的舊校門，已經被一座高大雄偉的凱旋門所取代，上面一排金色大字書寫著「空軍軍官學校」，在探照燈投射之下，格外顯的金碧輝煌。五十五年入學時，教育長賴將軍還聲聲的告誡我們，當年杭州寬橋官校的校門兩旁各有一行字，上聯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下聯是「升官發財請走他途」。（筆者今年四月，曾受邀回中央航校寬橋舊址參訪，參訪經過已發表在「中華民國的空軍」雜誌九月號。）四十年前，我們是踢著正步走進來的，四十年後，我們是乘遊覽車魚貫而入，大有「廉頗老矣」的感慨。校門右側的辦公大樓依舊在，只是塗妝抹粉又一層了，由於保養的很好，沒有年過花甲的老窘。車

過校部大樓，右轉進入新舊大樓夾雜的教學區域，車上導覽的一位飛指部模訓組教官，很熱心的解說著，讓大家還能藉此捕捉一些當年的記憶。經過學生活動中心後左轉，在北操場和視訊大樓夾道中慢慢的進入飛指部的區域，廣闊的機坪旁聳立著一座熟悉的辦公大樓，我和阿裘（前後任指揮官）同聲道：「久違了！飛指部大樓，我們都曾經在此為空軍培育過無數的雛鷹。」繞過飛指部大樓，車輛停靠在模訓組門口，除了讓我們這群花甲老翁下車方便之外，也開放兩部AT-3的模擬機讓我們感覺飛行一下。我在昔日飛行班師兄弟張安琪催促下，走進座艙重溫舊夢，一旁協助的是進入飛指部飛行的官校九十一期小老弟（相差四十期），肩膀上扛著兩條槓的中尉，過了年就要結訓了。我推滿油門，機頭一低，飛機在螢幕跑道上快速前進，到了起飛的速度，我輕輕一帶駕駛桿，飛機就輕飄飄離了地，收上起落架飛機搖晃了幾下，哈哈！到底是十四年沒抓過駕駛桿囉！不過很快就穩定下來，只是忘了收油門，飛機以「一飛冲天」的姿態（我以為還在飛T-tot），一剎那就衝過七千多呎。我趕緊收油門，放減速板，掉轉機頭，轉了一圈回來落地。許是很久沒飛了，交互檢查也遲鈍了，在大家七嘴八舌之下：「高度！高度！」「速度！速度！」「加點坡度！」每個人好像都是我的後座教官，那種感覺似乎很遙遠，忽的又在眼前，最後勉強落了地，算是此行的一個高潮。

結束官校的訪問後，大家已經飢腸轆轆，我們按計畫搭車前往左營「海光餐廳」聚餐，趙平苑提供陳年高粱酒，算是為剛剛高票當選副會長來謝票。同學太久沒見面了，有些還是四十年來第一次，酒過三巡氣氛就熱絡起來，

觥籌交錯伴隨著時髦的卡拉OK，歌王歌后再度颯歌。韓西榮嗓音低沉渾厚，本來應該長在頭上的白髮，全移轉到腮幫子和下巴去了，很有史恩康那來的性格；高音歌王裴淅昆音調高亢，彷彿是帕華洛帝再傳弟子；賀安心夫人音色優美，此時應悔當年沒當歌星去；駱宗國歌聲婉轉動人，唱腔一流，聽駱夫人說，爲了這一刻他在家裡已苦練有時了；最後，當年幼校鼓號樂隊指揮林念澎衝上來獻藝幾首，很有歌王的氣勢。同學們都把握了這難得的相聚，只是天下無不散的宴席，明天還有幼校之行，雖然依依不捨，還是互道晚安，暫時分手，爲明天的旅程好好歇一宿。

第二天用過早餐，從高雄英雄館出發，車下高速公路後，沿著省道走沒多久，慢慢映入眼簾的是高大的椰子樹，我們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就在眼前了，這裡也是空軍雛鷹的搖籃——空軍幼校舊校址。我們在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稍做駐足，每人獲贈印有該單位LOGO的鴨舌帽一頂，然後車子駛入舊校區，此時同學們開始比賽記憶力了。車廂內頓時爭相嚷嚷：「這邊是至公中學校區。」「前面是海邊防風林。」「左手邊校部大樓和鐵塔都在啊！」「看！看！這裡是一號碼頭，已經開闢爲遊艇碼頭了。」「那邊是探空班，那球型的罩子還在。」「這兒是二號碼頭」「哈！哈！三號碼頭也在。」「這裡應該是藍天俱樂部。」「這裡好像是參大校區。」「哇！左邊的海水游泳池不見了。」說著說著，車子突然一停，原來已經到了大鵬灣飛行俱樂部，這裡是國內第一處合法的飛行場，棚廠裡面停放了兩架超輕航空器，在這兒招呼我們的是副董事長柯銘修。大家一陣子熱絡，因爲柯銘修是飛行專修班一期的同學，雖然說他是比照



導遊解說潟湖之遊

五十二期，事實上學習飛行是跟我們五十一期一起，所以我們也算是同學，所以在此相見也是格外親切。大家忙著跟超輕航空器拍照，部分同學除了圍著柯副董事長問東問西外，更多的同學接續昨天未了話題，繼續敘敘別離多年的舊情。在這兒停駐約半個小時，我們接著前往一號碼頭開始一趟期待已久的大鵬灣潟湖之旅（大鵬灣早期又稱茄冬港或稱大潭，幼校在臺復校後改稱大鵬灣）。登遊艇之後，有位導覽小姐爲我們做詳盡的解說，遊艇離開碼頭後，我們的航線是由右而左繞大鵬灣內湖一圈。這位導覽小姐先前一定針對我們這群遊客做過功課，所以遊艇一出碼頭，小姐即指著校部大樓旁的鐵塔說：「那是日據時代留下的鐵塔，聽說當年的幼年生把它拿來當做勇敢訓練，有些調皮的同學，爬到上面後還對著下面普降甘霖喔！」我以爲她說著玩的，沒想到竟然有人

對號入座，舉起手來承認有這麼回事。過一會兒，離岸有段距離了，她指指外海岸邊的防風林說：「早年的幼年生有些擅長游泳者，還曾經游過內海到岸那邊，肚子餓了，還向海防部隊要饅頭吃，可真有此事？」有人游過去倒不是新鮮的事，讓我驚訝的是這回舉手的人更多了，哈！哈！哈！真是人不經狂枉少年啊！離外海岸邊不遠的地方有個「蚵殼島」，顧名思義，不外乎是蚵農長年把剝下的蚵殼傾倒在這兒，久了自然形成一個很有特色的小島，上面用木板及八根固定位置的塑膠樁，整理出一個隨湖水漲落的浮動平臺，上面有幾戶海產生意人家，稍做停留後，即打道回碼頭。中午我們在附近的海產店用餐，每桌同學都在高談闊論，有說不完的陳年往事，聊到好笑的往事，不時有爆笑聲發出，此起彼落，充滿歡樂之情。用過餐後，南部的同學大部分從這兒開始分道揚鑣，譜下這次同學會的三分之一休止符，大家互道珍重。北部來的同學，我們還有一個義大世界的行程要走。去的目的有二，一是會長陳德倫應義大世界林董事長之邀，在此設有柑仔連鎖店（陳德倫的柑仔店全省都有連鎖網），既來之，怎能不去叨擾一杯有機咖啡？二是義大世界有家很大的OUTLET（長八百公尺高五層樓的商場），嫂夫人們可以去瞎拼（SHOPPING）一番。結果不知是否兩天的旅程下來大家都倦了？去叨擾一杯有機咖啡歇歇腿的大有人在，到OUTLET瞎拼的倒是不多。

到了下午五點，我們官校五十一期同學畢業四十周年的同學會畫下了休止符，大家在依依不捨中踏上歸途，揮手互許下一個攜兒帶孫的同學會。

附記：

另外值得補上一章的是，同學中退而不休

（續20頁）

彩

頁

彩

頁

(上接17頁)

的大有人在，他們不斷的學習，不停的貢獻自己，回饋給社會和這塊生長的土地。例如：駱宗國在廣告界舞出一片天空，電視上不時看到他親切的笑容；周滇生離開飛行線後，仍然擔

任華航模擬機教師，利用閒暇到社區大學深造，如今是網路上有名的公民記者，江湖人稱周老爹便是；李貴發則在某家週刊主持一個李將軍專欄，不時針對時局提出精闢的見解，繼續

發揮他在軍事上的專才；會長陳德倫離開飛行線後，除了不斷進修外，在海峽兩岸的房地產及百貨企業更佔有一席之地。以上不過是略舉大端，以爲我退休一族見賢思齊的標竿。

身為空軍子弟的感想

胡鵬年

先父胡志宏君曾在對日抗戰時期投入空軍行列。他於年少時期，即心存報效國家的熱忱，遂主動報名加入空軍；惟因參與某次戰役，腰部遭日軍擊中，座機墜毀於樹上，因失憶而退伍。他未曾留下軍服或其它過去服役時的物品，惟一能讓筆者及家人懷念的，是房間牆上那張他老人家身著軍服駕駛霍克機的英姿，令人感念。

經家父在世時口述，年輕時，爲響應蔣委員長號召抗日，遂決意加入空軍行列，經過一番嚴格挑選與訓練終至有成。縱使筆者及晚輩未曾見過任何關於先父在軍中服役時任何資料或物品，或是從其友人口中傳述軍中過去，但卻可從其保留的一張珍貴相片，間接的瞭解到，先父當時就已抱定保家衛國、爲國犧牲的雄心壯志與心意，十分不易。

筆者某次到桃園中正機場旁的飛機博物館參觀，見到館內有計畫地陳列各型飛機模型及我空軍服制（由過去至現代），以及國父孫中山先生及先總統蔣公等領袖爲扶植空軍的號召與作爲。對於抗戰時期我空軍健兒們發揮整體團結力量英勇與日軍作戰的表現，再至與中共激戰的油畫或照片等，不一而足，當時戰況慘烈場景彷彿在眼前重現，令人深深體會我

空軍健兒克服飛機性能不如日本，卻秉持「犧牲享受」、「爲國爲民」理念與日軍作戰，表現出那種勇敢而大無畏的氣度，願意奮不顧身、挺身報國的愛國志節與情操。細觀該館展示後，有感館內所陳列的乃是「我空軍建軍史」的縮影，亦從中瞭解到世界各地空軍的發展趨勢及我國未來航太工業的前景等等。雖然已進入二十一世紀所謂「太空時代」，但是基礎空防建設，不可一日缺乏。更可瞭解如果沒有英勇將士的付出，就沒有今日富足的臺灣。

我可以稱得上是空軍子弟，憶及小學時就是在臺北市空軍子弟學校就讀，與空軍子弟一起學習，至今仍難忘跟他們相處的甜蜜感覺，筆者發願後半生以身爲空軍子弟的所有福報，來加強服務人群與貢獻社會，並且仍然保有愛國氣節與壯志，繼續爲人民及國家服務。

雖然筆者青少年時曾有一股衝動去投考空軍幼校，但無奈因身體太瘦，無法如願，但至今筆者夢想成爲軍人的宏願仍未消失。

先父於美軍顧問團服務至其撤回美國爲止，他常談論駐臺的美國軍人，如美國空軍十三航空隊等在臺之種種優遇的生活模式，令人欽羨與佩服。我們小時候，亦常隨先父至美國軍人家中拜訪或參加耶誕晚會等，體驗美式生活

與情調，亦體認美軍的待遇及福利，確有許多勝過我國軍的地方，值得我國軍效法。總之，迄今回味起來仍覺得十分有趣。

先父是一個謹守分際、中規中矩之人，堅守美式的生活紀律，絕不遲到早退，只有早到晚退，使得家母爲配合其生活步調辛苦的不得了。不過也捱過來了。我們如今已成人，一切學習靠自己。

回顧先父在世前，與前立委溫錦蘭的先生同爲空軍戰鬥機飛行員，他們偶相聚的親切互動表現，可體認到空軍著實是一個極溫馨、重人情的大家庭。過去先父至日本琉球旅遊，看到美國軍人留下的軍品，從其表情就可感到他對此感覺十分親切，我們會購買一些，讓他回味過往。

總而言之，先父肉體雖已遠離我們，但是他爲人處事的敦厚、務實、本份、認命精神，爲後代留下一個好典範。身爲空軍子弟的我，要藉此一隅，特別頌揚與讚美他。因爲他過去在空軍受過訓練，培育他成爲一位重家庭，講紀律、團結互助的好軍人、好父親、好夥伴，他身上隱約的流露出一股好美德與傳統文化氣質，我及家中等成員因此受到其有形無形的行爲感召與影響。

時近嚴冬，謹藉此一刊物來抒發懷念及感恩的思緒，並紀念我先父爲人風範與治事態度，這是空軍才有的氣息。這是一份空軍的刊物、生活與工作的園地，期望將先父過去與空軍所結緣與讀者分享。